

红树林散文作品选

韦照斌 主编



星星的歌

段 扬 著

漓江出版社

星星的歌

段 扬 著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 03 号

红树林散文作品选

许 可 等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北海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1.5 插页 16 字数 1114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5407-1855-2/I·1168

盒定价: 49.00 元(全八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段扬，青年作家、诗人。贵州省毕节县人。少年时代经历坎坷，当过工人、教师、当过兵，脱下军装后在贵州高原当了十年文学刊物编辑。1992年出山下海，到广西某报当记者。业余创作十几载，在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诗歌、歌词、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出版有诗集《远方的树》、歌词集《心的领地》、《生命之舟》、报告文学集《闯进诗国的牧童》、《奋斗交响诗》、小说散文集《歌声，穿过深夜》，作品在全国和省级获奖六十余次。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员。

目 录

我是北海人	(1)
北海租房记	(5)
“座骑”被窃记	(9)
闲话北海私宅	(13)
北海海鲜大排档	(17)
天府佳肴香北海	(21)
欢喜烦恼 BP 机	(24)
军营中,我曾种下白杨	(28)
五 星 花	(40)
星星的歌	(42)
最受欢迎的作品	(44)
山乡棋趣	(49)
一张照片引出的回忆	(52)
我的理发师	(58)
大榕树下,卖书的青年	(63)
一个市长的小故事	(68)
金秋工程	(74)
新闻界的夜莺	(80)
方寸耕耘乐无穷	(86)
音乐的力量	(91)
家乡的酒文化	(98)
不会喝酒	(103)

与烟无缘·····	(107)
阳台,我的小花园 ·····	(111)
瑞丽风物·····	(115)
彝家与翠竹·····	(121)
银杏山乡美如画·····	(123)
父亲的爱好·····	(128)
担忧的母亲·····	(132)
妻子的手·····	(138)
站阳台的独生子·····	(141)
儿子的宠物·····	(144)
岳 父·····	(151)
人生难得一良师·····	(159)
英年早逝实堪哀·····	(163)
痴迷者的歌·····	(168)
我与歌词·····	(170)
歌词创作中的艺术感觉·····	(173)
美哉,电脑写作 ·····	(176)
我算知识分子啦·····	(180)
肃清错别字·····	(184)
戏说厕所·····	(187)

我是北海人

我和北海结缘,是从一首歌开始的。

那是1991年6月,由广西音乐家协会、音乐文学学会作东,邀请西南五省的词曲作家和全国的著名词曲作家到北海,举办“五彩霞歌会”,我也接到一张请柬,风尘仆仆来到北海,由会务组安排,住在当时北海最漂亮的宾馆——皇都大酒店。

那时的北海,还只是一个极其宁静的海滨旅游城市。从皇都大酒店步行到北部湾广场,宽阔的马路上见不到几个行人,人行道的树荫下,偶尔可见一两个三轮车夫懒散地靠在车座旁等待顾客。

在北海只有五天日程,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听市长作北海市情报告,看北海风光影片,参观水族馆、珍珠公司,游览合浦东坡亭、白龙珍珠城、山口红树林;银滩观海、游泳,自然是最重要的节目。那时的银滩还不叫银滩,叫白虎头沙滩,还只是一片自然景观,游人寥寥无几,银沙碧浪,鸥舞帆翔,给人以“喜茫茫空阔无边”的感觉。我呼叫

着扑进大海，接受海潮的拥抱，浪花的亲吻，沙滩的抚摩，阳光的祝福。每天回到宾馆，大家都不顾疲劳，埋头创作。初次与大海的亲近，令我激情奔涌，一连写出了五首赞美北海的歌词，算歌会上写得最多的一个。其中有一首名叫《我是北海人》，是把北海当成自己的家乡，用第一人称写的，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从小在北海生长/经历过大海的风浪/大海赋予我宽广的胸怀/性格坦诚豪放/我爱家乡的大榕树/体魄榕树般健壮/我爱家乡的凤凰花/我有凤凰花般火红的理想/我是北海人/我是北海人/站着是北海的一株木棉/躺下是北海的一片土壤/继承北海光荣的过去/开创北海未来的辉煌”。有几位作曲家很喜欢这首词，拿去谱出了一首很好听的歌，由广西的歌手在歌会的新作品演唱会上演唱，受到了称赞。

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奇怪，当时为什么会写出这么一首词来，也许是接受了某种神示吧，如果真有神示的话。因为这首词对我的人生来说，具有预言的性质。一年以后，我真的成了北海人。我放弃了职务，放弃了悠闲自在的内地文人生活，携妻挈子，离开养育了我三十几年的贵州高原，来到正处于大开发、大建设中的北海，加入了开发大军，到新开办的《沿海时报》当了一名记者。

我之所以选择记者工作，是想从记者的角度去观察北海，认识北海，熟悉北海，以便更好地抒写北海。

时光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来到北海已是两年多了。两年多来，我和北海同热同凉，同喜同忧。记者工作，使我的生活面比一般人宽广得多。从政府官员、企业家，到小

商贩、打工崽、罪犯……，我接触了大量形形色色的人物，参加过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目睹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中央领导来视察，外国首脑来访问，海外富豪来考察、投资，各大开发区盛大的开工庆典，机场、码头的扩建，一条条新马路和铁路的延伸，一座座工厂、一幢幢大厦、一片片别墅像雨后春笋般冒出，第一列火车开进北海时的万众欢腾……。从北海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中，我感受到了北海人的新观念、大气魄、高速度、高效率。这一切令我欢欣鼓舞。作为北海人中的一员，我为北海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自豪，提起我的笔，写了大量颂扬北海开发建设的文章，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北海光明大背景下的团团阴影：早已被荡涤殆尽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赌博等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为发横财从四面八方涌入的为非作歹之徒使社会治安一度恶化。我接触过许多被铜臭薰黑了的肺腑，被金钱扭曲了的灵魂，旁观了一幕幕由金钱所导演的喜剧、悲剧、闹剧、丑剧、荒诞剧。我不禁为北海的未来感到深深忧虑。难道经济的繁荣、生活的富裕，一定要以道德的沦丧作为代价吗？提起我的笔，我又为北海的精神文明建设大声疾呼。

这两年多的时间，我在北海所经历的事情，比在闭塞的内地二十年经历的还多，我的眼界更开阔，思想更深沉，人生的目标更明确。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大量在平稳生活中所得不到的创作素材，不加虚构和想象，便足够写几本厚厚的书。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将它们写出来。

成为北海人，我便有了经常和大海亲近的机会。大海于我，不但是自然景观，亦是良师益友。每当取得成功，得意忘形时，我喜欢来到大海边，面对一望无垠、深不可测的大海，我顿时觉得自己的成功是那么微不足道，赶紧投入新的工作，争取新的成功。每当遭到失败，心情沮丧时，我也喜欢来到大海边，紧靠着大海宽广博大的胸怀，倾听着大海吐纳日月的呼吸，我顿时觉得自己的失败是那么不值一提，立刻抖擞精神，轻松愉快地走向前方。

因为向往大海而来到北海，因为来到北海而成为北海人，因为成为北海人而热爱北海。也许我的后半生将在北海度过。我将把北海当作第二故乡，与它同呼吸，共荣辱，为它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贡献我的绵薄之力。

1995. 4. 15. 北海

北海租房记

离开高原煤都六盘水市，调到广西海滨城市北海工作，拆掉苦心经营了近十年的温暖舒适的小家，全部家产用数十个木箱、纸箱打包好，一位企业家朋友派了一辆东风卡车和一名可靠的驾驶员，帮我把东西送到北海。

从六盘水到北海，约有一千多公里，我们在路上颠簸了三天，于第三天傍晚平安到达北海。我的新单位本来答应在租用的公寓中给我一间房的，见我运来这么大一车东西，变卦不给了，建议我自己租房住。我也认为一家三口和几个单身男人挤在一套公寓中有诸多不便，愿意自己租房另住。给单位说好，借一间房暂时堆放东西，一个星期内找好房后就搬家。

睡了一夜，消除了三天旅途颠簸的劳顿，第二天一早，我骑上从贵州带来的一辆加重自行车，穿大街，过小巷，寻找让自己一家三口安身的新窝去了。要找的房，必须离妻子将来工作的医院近些，因为她还不会骑自行车。

北海的私房真多，也真漂亮，别墅式的私房，一幢连

着一幢，在我所到过的城市中，还没有哪个城市有这么多高档私房。那些外墙镶着乳白色瓷砖、房顶有飞檐斗拱的楼台和小巧玲珑亭子的私房，我估计房租很贵，不敢问津，专拣那些简陋些的，询问有没有空房出租。有的人家，仅有一个黑瘦的老头子或老太婆看家，见我进门，操着老广话向我叽哩咕噜地吼叫一通，一句也听不懂，看表情，明白是不接待的意思，赶紧退了出来。有的人家，除老人外还有一两个年轻人，会说磕磕巴巴的普通话，态度也和蔼一些，一听说想租房，便仔细盘问我是什么人，在哪个单位工作，口说无凭，还要看工作证。我说刚调来，还来不及办工作证。他说无工作证免谈，要是坏人怎么办？想不到北海人的觉悟和警惕性还这么高。第一天白跑了，不过摸清了房租的行情。

第二天一早，到单位办了工作证，再去找房。北海的空房虽多，但大多是整幢出租，要租一两间房，还真有点困难。傍晚时分，在临海的一条街道上找到了肯租一间房的人家。那间房约有二十平米，在中间拉一道布幔，可以隔做两间，勉强能用。妙的是房间朝南有一排大窗户，正好眺望蔚蓝色的大海，海面上漂荡的渔船、螺排历历在目。我设想要是临窗读书写作，该是多么惬意。房东开口要价两百元一月，我与他舌战一番，让到一百七，据我掌握的情报，这是较便宜的房租。我交了二十元定金，定下了这间房。说好第二天来签合同并搬家。走到楼下，一位四川口音的中年男子叫住了我，问我：“听口音，你是四川人吧？”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四川的

生意人，专到北海做鱼虾生意的，是这家房东的房客。他说：“因为是老乡，不能让你上当。”我问上什么当，他告诉我，这条街是渔民街，不远处有个渔民码头，夏日，满街晾的死鱼烂虾，臭不可闻；冬夜，海风刮得象鬼哭狼嚎似的，令人害怕。因为较偏僻，是烂仔渣皮们活动的地方，偷盗抢劫、打架斗殴，时有发生，不适合我这样的文人居住。他因为要做鱼虾生意，才不得已住在这里。“老乡”一席话，将我面对蔚蓝的大海读书写作的浪漫一下子打碎了。决定放弃这间房。二十元定金也不去退了，免得见了房东尴尬。谢过“老乡”，我又另外去找房。

第三天，在市中心一条热闹的小街上，我找到了一处满意的房。那是一幢刚修好的两层小楼，楼上楼下各有两个房间，中间是卫生间，房东是一对年轻夫妇，有一个刚上小学的男孩，一家三口住楼下，留着楼上的两间房出租。这房我们一家三口暂居，再合适不过了。男主人说得一口较流利的普通话，见我对这两间房极感兴趣，惋惜地告诉我，我来晚了一步，昨天已经有几个外地来的生意人经居委会介绍，以三百元一个月的价定下了这两间房，付了一百元定金，过几天就来签定合同。“既然还没有签合同，就不能算数。”我说。跑了几天，我知道要找这样的房不容易，竭力说服他把房子租给我。但我明确告诉他，我只能出二百五十元的月租，我是经过调查的，知道这个价格很公道。比生意人出得少的那部分，我可以教他儿子学习小提琴、学习写作来作为补偿。男主人有些动心了，说：“修这房子，我老婆出了一半钱，也出了一半力，我得征求

她的意见。”他转身问他老婆：“喂，你说说看，我们的房子，是以三百元一个月租给生意人好呢，还是以二百五十元一个月租给作家好？作家出钱少，但是可以教我们的儿子学艺术。”他老婆是一个满脸俗气的胖女人，用尖利的嗓门答道：“谁出钱多就租给谁！这年头，学艺术有屁用，哪个搞艺术的不是穷人？只有做生意能赚大钱。我们的儿子要学就学做生意！”男主人无可奈何地向我道歉，送我出门。我立刻感受到了一种悲哀，不知是为这两夫妇，还是为我自己。

沮丧地回到报社，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几个贵州的文友来闯荡北海，因为没有当地工作证，租不到房，找我帮忙。我灵机一动，何不大家合伙租一幢房住呢？都是家乡人，互相之间也有个照应。把这意见告诉他们，他们说只要有房住，随我怎么处理都行。于是，由我出面，在一个居民区租下了一幢三层小楼，共有六间房，一楼门厅那一间用作公共厨房和自行车房，其余的按人口分配，我要了二楼的两间。每月的房租，大家分摊下来，反而比单独租房便宜些。我和大家一起打扫了房子，到家具店买了一套简易家具，把从贵州运来的东西搬了进去，总算在北海有了个栖身之处。

“坐骑”被窃记

从地无三里平的贵州高原调到一马平川的北海工作，一匹“坐骑”是少不得的家当。北海的“坐骑”可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高档“坐骑”小轿车，级别不到，未敢奢望。中档“坐骑”摩托车，初到沿海，囊中羞涩，无力拥有。能拥有的，只能是一匹低档“坐骑”，是一辆从贵州托运来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这还是儿子考取初中时，他爷爷奶奶奖励他的奖品，供他闲暇时在操场中骑着玩的，想不到被我在北海派了大用场，驮我人事局报到，派出所办户口，大街小巷熟悉环境，立下汗马功劳。

初到北海时，暂时居住在友邻单位五楼的一间房里，中午晚上下班，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坐骑”扛上楼去，以防丢失。一挚友自南宁来帮我安家，见我被“坐骑”“骑”上五楼、汗流浹背的狼狈像，大笑道：“出门你骑车，回家车骑你。这是你们贵州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广西不像你们贵州，没有人会瞧得上一辆破自行车的。在南宁，大家的自行车都是随便放在楼下，从未听说过谁丢过车。你用得着

这么折腾！”挚友的话，自然信以为真。为自己来到一个民风淳朴、路不拾遗的好地方感到庆幸。当晚，不再扛“坐骑”上楼。为慎重起见，用链子锁将它锁在楼下的铁栏杆上。半夜里不放心，从窗户伸头俯视，星月下，“坐骑”闪着幽光，安然无恙，于是安稳睡去。

孰料大意失荆州。第二天一早，与挚友下楼，夜拴“坐骑”处，唯余一条被撬坏的链子锁死蛇般躺在地上，“坐骑”已无踪影。挚友与我面面相觑。才进北海三天，就被打此下马威，心中难免懊丧。挚友拍拍我肩膀，大大咧咧地说：“没什么，我们广西人丢辆自行车就像丢只母鸡一样。”自知挚友下海得早，腰包鼓胀，方出此宏论。但又不便责怪于他，只好苦笑道：“对我来说，这只母鸡未免太肥了点。”

不甘心就这样丢了“坐骑”，冒着烈日，开动 11 号，满街去找，希望在茫茫车海中发现它的踪影。凡从面前驰过的自行车，一辆辆仔细辨认；凡寄存自行车的地方，一处处认真查验。空耗费两天时间，流了几身臭汗，一无所获。一位看守自行车的老者知我在找车，慢悠悠地说：“年青人，别劳神了。你的自行车，已经支援边贸去了。”问他此话怎讲，他告诉我，偷车贼们偷了车，大多运到中越边境，卖给越南人。因此车被偷，就等于是支援了边贸。如同泥牛入海，不可能再找得回来。

遂死了这条心，不再寻找。为了避免被即将到来的儿子责怪，忍痛掏出刚领到的一个月工资，欲到商场买一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冒名顶替”，无奈沿海人不象山区人，

不喜欢加重自行车，商场只有轻便自行车出售，只得买了一辆永久牌轻便车，打算哄儿子说与人换了车，蒙混过关。

吸取上次教训，对新“坐骑”倍加惜护。到交警队办了执照，打了号码，装了车牌。无论骑到何处，都锁上加锁。下班哪怕再累，也要扛它上楼。

谁知两辆“永久”都不永久。

半月后的一天晚上，单位加班，大多数人都骑自行车来的，全部扛上楼，办公室放不下，只好都放楼下，用链子锁锁成一串，一刻钟从窗户了望一次，以防不测。一位同事未骑车来，想去街上买包香烟，借我车用，片刻回来将钥匙扔给我。我问：“和大家的车锁在一起没有？”他一拍脑门：“糟糕，忘了！”我三步并着两步跑下楼去，已经迟了一步，车没了。定是贼人对这群“坐骑”窥视已久，我那匹离了群，便成了他的猎物。手脚竟如此麻利！

我连呼倒霉，半月之内丢了两辆新自行车，成了丢车专业户了！同事们七嘴八舌说，你才丢两辆车，哪有资格获此称号！你随便问问，在北海工作的人，谁没有丢过几辆车？某某人一星期之内丢过三辆新车，某某人一月之内丢过四辆新车，还有丢五辆、六辆的呢。北海的偷车贼，堪称全国之最，人数最多，活动最猖獗，手段最高明。一听此言，得了安慰，既然此种损失是众人都在蒙受的，我个人有什么值得难过的呢？

经一位久居北海的同事指点，再不敢买新自行车，托人引荐，在一偏远胡同内，找到一位修理自行车的老师